

民族掇采



中国旅游
记者走天涯系列

旅行家的笔调、摄影家的眼光 一套图文并茂的游记精选集

成都地图出版社

- ◆几天“花儿”唱下来，二人难舍难分。不久便各自离了婚，又在一起入了新洞房
- ◆还俗的小格桑整日在大昭寺周围游荡；还学抽烟，说谎话；却劝我：千万不要轻信别人
- ◆尚重女歌手们的古装打扮非常华丽和厚重，衣裙是用多重彩绣而成
- ◆在跳花坡时，长角苗少女好厉害，只要有看中的靓仔，便冲上去往家里找……

民族掇采

MINZU DUOCAI

中国旅游

记者走天涯系列

成都地图出版社

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授权出版

合同登记号：图进字21-2006-30-33号

责任编辑：范玲娜

电脑制作：成都博亚策划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审 订：杨宗义 李世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掇采 / 谢光辉等撰文、摄影. — 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2006.6

（中国旅游记者走天涯系列）

ISBN 7-80704-066-1

I.民... II.谢... III.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0562号

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 发行

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 邮政编码：610100）

开本1000×1400 1/32 印张7 字数435千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 ~ 5 000 定价：29.90元

审图号：川S（2006）37号

引 言

回想当年，我们这些胸怀徐霞客之志的记者初上路时，多是二三十岁的年纪。一转眼间，我们共同服务的对象——《中国旅游》杂志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这些走天涯的记者们，也大多步入了“不惑”和“知天命”之年。25年，时间不算短，是一个世纪的1/4。虽然入行各有先后，但每一位记者走过的路程，可能都不少于10万公里。先哲留下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对此都有觉悟，也明白“读书”和“行路”同样重要。从书中得到宗旨，按宗旨规划线路，在行路中阅览山川、古迹、人情、风物，有如在读一本宏大无际的巨卷，它包罗万象，它变幻莫测，它绚丽多彩，它情趣无穷……这巨卷就是“天涯”。

“天涯”虽然远远没有走尽，但其中的一些气象和趣味，我们都有领略。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不尽人意的无奈，但它无碍我们对天涯的钟情和敬畏。面对走不尽的天涯路，有些人觉得我们很辛苦，有些人却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是把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结为旅伴的人。

如今，借着《中国旅游》创刊25周年的机会，我们一齐动手，把多年来刊登于这本杂志和书刊上的一些故事，分门别类地汇编为4本小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故事已经不是原版，我们又重新编辑，图片和文字都改动得更加充实。这是因为，我们后来读了更多的书，走了更多的路，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于是，我们这些读书走天涯的人，也有了可以与读者们一起分享的书。

目录

梅里雪山大朝圣

谢光辉·图文 _____ 4

我和侗乡的约会

陈一年·图文 _____ 28

山坡上飘的花儿

石宝琇·图文 _____ 54

遥远的额尔古纳

黄焱红·图文 _____ 68

在长角苗的部落里

陈一年·图文 _____ 90

无定河走马觅匈奴

石宝琇·图文 _____ 104

丽江石头城

谢光辉·图文 _____ 140

还俗的小和尚

刘凤群·图文 _____ 150

驯鹿之乡苦旅

黄焱红·图文 _____ 158

刀郎舞旋风

石宝琇·图文 _____ 182

滇缅越跨境游

陈一年·图文 _____ 188



中国
旅游
记者
走天
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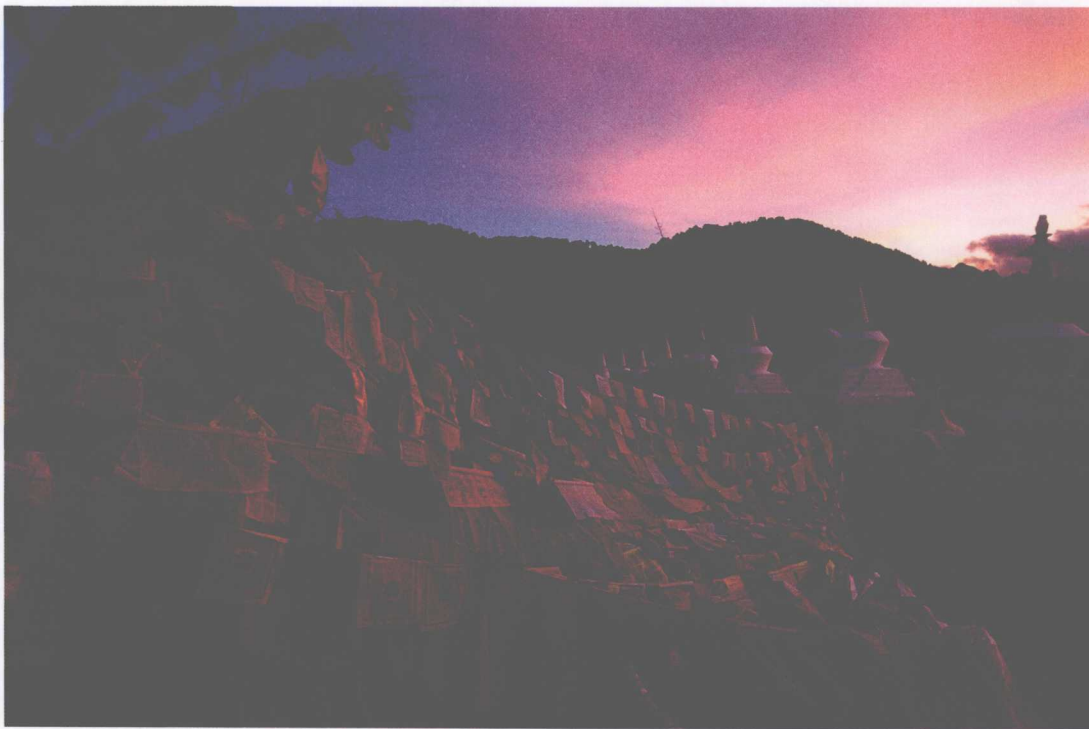
撰文·摄影 谢光辉

梅里雪山大朝圣





2003年，是藏历水羊年，又是梅里雪山的本命年。在藏民心目中，每座神山都是拟人化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生肖。按照藏历推算：“金、木、水、火、土”五行与“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相配一个轮回，恰好60年。水羊年相当于梅里雪山“六十大寿”，人生掐头去尾顶多只能遇上一次，对于藏民来说能在这一年参加梅里雪山朝圣，完成终身大愿，便是有福之人。



上图：佛塔与五彩的经幡

位于滇藏两省区交界的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传说是宁玛派分支伽居巴的保护神，居藏区八大神山之首，是藏传佛教朝觐圣地。

活佛为我们披上哈达：祝一路平安！

10月30日，我与云南迪庆博物馆馆长和桂华（纳西族）、风光摄影师平措（藏族）和香格里拉旅行社导游林森（藏族）4人，带上帐篷、睡袋、海拔表、指南针、电筒、食物和药品，从云南德钦澜沧江畔的羊咱桥出发，加入梅里雪山朝圣的队伍，按顺时针方向绕梅里雪山一周280公里，途中将翻越7座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

一阵清风从我脸上拂过。我睁开眼睛仰起脸颊，星星还没消失，梅里雪山已抹上一道橘红色，垂直峭壁下的澜沧江仍漆黑如夜。睡在对岸公路上的朝圣者已经起来了，火堆周围有几个影子摇晃。他们没有帐篷，没有睡袋，大多是两人合盖一条棉被，有些则用身上的羊皮袍当被褥。为防下雨，他们带了塑胶薄膜，睡觉时地上垫一张，被上盖一张。他们非常节俭，每人一只木碗，10多人共用一只焦黑的水壶，没有锅瓢炊具，甚至连酥油筒都省掉了。糌粑、酥油、砖茶、盐和干牛肉，所有东西都装进背夹，而背夹却是临时做的。

走过挂满经幡的羊咱桥，便是梅里雪山朝圣的起点。一名男子坐在路边，双手握住一根手指粗的木棒，使劲将两头扳过来用绳索绑成弓形，同样的做了两个，再用

绳索相连，如同贝壳般扣在一起，一副简单实用的背夹完成了。在西藏，人们从不用肩挑，无论背水、背筐、背石头，绳子总是绕过胸部和肩胛下方。这是因为肩上有命灯、体神和战神的缘故。

按规矩，转山必须先拿钥匙。所谓拿钥匙，是去指定的寺庙敬香礼佛，向菩萨许愿。梅里雪山有3个可以拿钥匙的寺庙，分别是飞来寺、水晶塔与支信塘。支信塘位于羊咱桥下游约500米，寺庙很小，平时只有两名僧人。听说四川甘孜阿旺次纯活佛在那里，我们特意去拜访。在僧人的指引下，我们从大殿隔壁一扇木门进去，阿旺次纯活佛身材敦实，面色红红的，盘腿坐在绛红色的毯垫上，身边放了许多条雪白的哈达。我双手合十，鞠躬行礼，并取下脖子上一串绿松石请活佛开光。活佛说话谦和，语调慢悠悠的，时不时笑上两声。他先给我摸顶，再接过佛珠念了几句经文，又放在嘴前吹了几下，算是开光。我问：能给您拍照吗？他爽快地答应了。告辞时，活佛给我们每人披上一条哈达：祝一路平安！

上午9点，阿布与尼玛次林两位向导如约而至。事先说好的三匹马，临时变成一匹马、一匹骡子和一匹毛驴。阿布说，今年转山人多，马不好找，有小毛驴就算不错啦。但是马能驮60公斤，而小毛驴只能驮30公斤。我们4人只好替可怜的小毛驴分担重量了。

阿那青和弟弟共娶了一个妻子

我们沿澜沧江边一条被无数朝圣者踩白了的小路出发。中午，抵达永支村阿那青家。阿那青，37岁，性格开朗，待人热情。阿那青与弟弟同娶一个妻子，这是藏族地区一户典型的一妻多夫家庭。我尽量掩饰心中的好奇：“为什么娶一个妻子？”他说：“永支村肥沃土地很少，要是我们兄弟俩各自成家，就必须分田，而二人分得的田地都会太小，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两兄弟共娶一个妻子，房子和田地就不必分了。”我问：“结婚证怎么领？”他说：“我与次里拉初领的结婚证，不过婚



右图：朝圣者在飞来寺烧香“取转山的钥匙”

礼是和弟弟一起举行的。”永支村90多户人家，其中11户是一妻多夫家庭。一妻多夫家庭，一般都是两兄弟娶一个妻子，他们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妻子常年留守家里照顾家人，兄弟俩则轮流外出一段时间工作。最近，阿那青的弟弟在外放牧，等他回来，阿那青便去德钦打工。我半开玩笑地问：“孩子谁生的？”他豁达地笑了：“这没关系，反正是我们的孩子。”

妻子转山，孩子在德钦中学读书，家里只剩阿那青与父亲七林旺登。七林旺登，60岁，刚转山归来，今年已是第8次了。他打算休息一星期再去，原因是转山必须单数。转山人回来，每次带回一根竹杖，并在竿尖插上一枝翠绿的柏枝。因为这些竹杖与柏枝都长在神山，又加上伴随朝圣者的旅程，是吉祥之物，所以藏民喜欢把每一根竹杖收集起来捆绑在自家客厅最醒目的大柱子上，竹杖多少表示转山的次数。我数了阿那青家的竹杖有74根。阿那青说，前几年永支河发洪水，已用去了30多根。当地人认为凡是遇到洪水，只要把竹杖插到田埂就能保佑农田不被冲毁。

永支村海拔2,260米，村民们上半年种青稞，下半年种玉米，粮食基本够吃。平时除了放牧提供日常的酥油和牛羊肉之外，畜牧业是每户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从前永支村人烧水、做饭、取暖，一直都靠山上的树木，植被破坏严重。前几年，美国大自然协会在德钦推广沼气作为家庭生活燃料，永支村也用上了沼气，植被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迄今七林旺登还没弄明白，把牛粪马粪堆在一个大池里，接上管子

下图：梅里雪山



右图：朝拜梅里雪山



就能烧水煮饭，奇怪，肥料一点也没少呢。两年前，永支河水电站建成，老人对电水壶烧水更是觉得奇怪——没有火，水怎么也会嘟嘟自个儿开？老人过去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唱弦子高手，如果他知道摇滚歌手崔健，也许会借用他的歌词来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早晨，我们从阿那青家出发，往永支河上游进山。在阿色大道遇上一支70多人的朝圣队伍。一打听，他们来自四川甘孜，凌晨3点从羊咱启程，6个小时，走了我们一天的路程，让我们自愧不如。深秋的隆那高山牧场一片荒凉，没有放牧的牛羊，平缓的山坡上有家小卖部，老板日青罗布与妻子在那里搭了一间木棚，卖速食面、压缩饼干、矿泉水、电池、胶鞋……货源每天由马帮从羊咱桥运上来，朝圣者大都在此吃饭休息，来往人多，生意不错。

下午3点，天空飘起小雨。朝圣者的头发被彻底淋透，雨滴如泪珠一般顺颊而下，他们纷纷加快了步伐。到了海拔3,340米的永是通，小雨变成了冰冷的雪花。我们在黑峰客栈住下，这间临时用原木搭建的棚子，地上铺了木板，为朝圣者提供住宿（每人2元，租用被褥每人10元）。即使是如此寒冷的雨雪天气，朝圣者还是舍不得花钱住客栈。他们只有少数人朝里张望一下，扭头就走，在附近寻找露营地。

大派止痛药，我成了“神医”

傍晚，我吃惊地发现客栈里亮起了灯，而且还有一台录音机播放音乐。原来，客栈有一台便携式水力发电机，利用永支河上游雪山融化的溪水发电。夜色来临，窗外飘着雪，我抬头凝望远处灰白的山脉，心想这场雪要是下到明天，景色肯定很美。但是那些露营的转山人又将如何熬过这寒冷的夜晚？于是，我来到一座废弃的牛棚，坍塌的屋顶下睡了三四十个人。他们浑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一位患病的老人倚在墙角痛苦地呻吟。他叫扎西，年纪很大了，脸干枯成荒山一样的颜色和皱褶。他从藏北那曲走了一个多月，出门时带的5公斤糌粑、半公斤酥油和2块砖茶，早在路上吃完。一路风餐露宿，靠乞讨而来，饥一顿，饱一顿，身体虚弱。我看他一直用手顶住腹部，表情十分痛苦，给了他两片止痛药，并把水壶递过去。他看也不看就



上图：朝圣者翻越梅里雪山的多克拉卡山口

把药片吞进嘴里，生怕病痛会传染给我，水壶临空对着嘴喝了几口。

回到黑峰客栈，我开始担心，没弄清扎西的病情，给他吃止痛药，万一病情加重怎么办？放心不下，决定再去看他。见到扎西，他正在喝酥油茶，吃糌粑。我猜一定是止痛药起了作用，可是周围的藏民并不知情，还以为两粒药片有什么神奇疗效，纷纷过来向我讨药，不是说胃痛就是说头痛，还装出一脸痛苦的表情。

翻越多克拉卡仿佛心脏要爆裂

多克拉卡海拔4,479.6米，是我们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整个转山过程中第二高峰。平措砍了6根拇指粗的青竹给大家当手杖。走了4个多小时，远远看到高及云端的多克拉卡山顶上悬挂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经幡。越往上走，身上的背包越重，双脚发软，胸闷气喘，仿佛心脏也要爆裂，气力已经耗尽，无奈地停下来，放下背包，拄着竹杖喘气，心想炼狱也不过如此，人生还有比这更大的煎熬吗？从后面赶上来20多名朝圣者，一位30多岁的妇女盯住我打量了好半天，目光里透着友善与同情，她主动过来帮我拎背包。我想跟上她们的队伍，但没成功，气喘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挥挥手示意她先走，自己慢慢跟在后面。

终于登上多克拉卡山口，山顶结满了雪，一名喇嘛盘腿坐在毡毯上打鼓念经。我挂了经幡，四处寻找帮我背包的妇女，没见踪影，心里忐忑不安。翻过多克拉卡，

进入西藏察隅。坡陡路窄，沿之字形山径往下走，在一块坡度稍缓的草坝子上，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喝酥油茶。只见那位帮我背包的妇女刷地起身，抱着我那只包心急如焚地过来说：“你才来啊！”我高兴地接过背包，想付酬劳。她说什么都不肯收，回头匆匆收拾东西走了。原来她们为了等我，一直在这里喝茶。

在她们留下的火堆上加柴，煮汤烧饭。我们吃牛肉，喝热汤，最后剩下一大锅饭。我与和桂华想把饭分给周围的朝圣者，向导阿布悄悄阻拦说，留下可以喂马。他把饭装进3只马粮袋，分别套在3匹牲口嘴上。原来阿布心疼牲口，特意多煮了饭，一是为了喂牲口，二是为了减轻牲口驮的重量。

沿山沟走去，发现路边丢弃的垃圾越来越多，有速食面纸、矿泉水瓶、啤酒瓶、罐头盒、塑胶袋、废电池。平措说：“过去藏民转山可不是这样，他们只带糌粑、酥油、茶叶、盐与风干牛羊肉，一路上几乎没有丢弃的东西。”在这个食物丰足、节奏加快、用过就扔、一切如过眼云烟的文明世界，谁来为这些垃圾买单？令人担忧。

傍晚，我们选好营地。一般选择营地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水，二是有柴。如果能避风挡雨，当然更好。夜幕降临，大家围坐在火堆旁煮牛肉速食面。我随手捡起一张速食面包装纸丢进火中，细长的火舌舐了舐塑胶纸，吱吱冒出刺鼻的臭味消失了。平措不悦：火是圣洁的，怎可以丢脏东西？原来藏族人对火有一种原始的宗教崇拜，尤其是在朝圣路上，我猜测这么多垃圾之所以留下来，没被烧掉可能与这有关。吃完牛肉面，火光渐渐暗淡，大伙儿各自准备休息。两顶双人帐篷，我与和桂华住一顶，平措和林森住一顶，向导阿布和尼玛次林取下马背上的毯子睡在焦黑的火堆边。我拉开帐篷钻进睡袋，一股浓烈的马膻味扑鼻而来，像是睡进了马棚。最初我怀疑马离帐篷太近，很快发觉不对，马膻味来自睡袋。但是睡袋怎么会有膻味？原来，出发时睡袋外面忘了加防水套，一路上马身上的汗水不断渗进睡袋。难闻的马膻味，几乎令我窒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睡魔，嗅觉变得麻木，进入了梦乡。



右图：乘吃饭前的空闲时间念一遍经



上图：朝圣者在梅里雪山前的经幡前留影纪念

下图：出发前做一副背夹装东西

半岁婴儿也转山

昨天，我把竹杖留在了多克拉卡山顶。清晨起来，阿布发现我没了竹杖，便用藏刀削了一节铅笔粗的竹子，替我做了一个“桑多”挂在脖子上。藏语“桑”是保护的意思，“多”是指一节节。桑多与竹杖一样，都是转经路上的护身符。

出发前，我用水壶扑灭营地火堆。平措说，火不能用水扑灭。我说，如果引起森林火灾怎么办？他也犹豫了。最后把残存的火堆拨开，加速熄灭。吃午饭时，我们遇上60多名来自西藏八宿的转山人，其中一名妇女带了刚出生6个月的婴儿。酥油茶还没煮好，她靠着树根坐在地上给婴儿喂奶，婴儿脸膛红彤彤的，健康可爱极了。这是转山路上我遇见年龄最小的人。

一路上，转山人很多，又没有厕所，遇上内急都是就近解决。因此稍不留意，难免会踩到大粪。藏民认为牲口吃草粪便不脏，只有人的粪便才是脏的，这可能与他们平时用牛粪晒干当燃料有关。藏民最忌讳的是女人的卫生棉，尤其马帮见了更是害怕。据说，一旦马吃了就会生病，最后慢慢死去。不过，马帮有一个土方，取女人的阴毛烧成灰给马吃，说是很灵。

下午，我们到了海拔3,840米的卢阿森拉，除了四周挂满经幡之外，树枝还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帽子、围巾，地上玛尼堆旁撒了厚厚一层糌粑，上面放了很多搪瓷小碗，附近有不少用石块如儿童玩具般搭建的小屋，这些都是为去世人准备的，愿他们在天之灵安宁，来生好于今世。

忽然，迎面走来10多名朝圣者，逆时针方向而行。在佛教朝觐圣地，竟如此胆大妄为，难道是苯教信徒？上前询问，果真是从昌都丁青来的苯教信徒。苯教是西藏古老的本土宗教，在佛教进入之前，大多数人信奉苯教。藏传佛教兴盛于赤松德赞（公元762~797年）统治时期。相传，785年，苯教高僧占巴南喀与佛教莲花生大师辩论，赤松德赞最终宣布佛教获胜，命令所有苯教徒要么皈依佛教，要么离开西藏中心地区，从此苯教元气大伤。直至今日，大约只有3%的西藏居民信奉苯教，主要集中在丁青、巴青、贡布等地区。

一些老人从包里拿出衣服抛上树枝，一些妇女摘下佛珠、手镯、发夹……挂上树枝与岩石，又不辞辛劳地继续赶路。太阳西斜，我们沿陡峭的山径下山，天黑前赶到营地。

攀四天山路到达第一条村

早晨出发，我们一直走了8个多小时，太阳偏西，翻过海拔3,740米的辛康拉山口，往下走不久，山坳里出现一个泥砖房屋的村子，层层梯田如花瓣舒展，阳光透过云层像舞台灯光般照在上面，显得格外神秘。这就是阿丙村，也是我们离开永支村，攀越荒山野岭4天后遇上的第一个村子，心里抑不住激动与兴奋。



上图：行走在横断山脉的朝圣队伍